

東久邇述
潘世憲譯

日本的錯誤

版出會協東亞

日本之錯誤

日・東久通稔彥 著 潘世憲 譯

亞東協會出版

日 本 的 錯 誤

基 本 定 價 四 元

★ 外 埠 酌 加 郵 運 費 ★

原 著 者

日・東久通稔彦

譯 者

潘 世 憲

出 版 者

亞 東 協 會
上海(5) 漂陽路一二七七號

發 行 者

亞 洲 世 紀 社
上海(5) 漂陽路一一一七號

經 售 處

全 國 各 大 書 店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七 月 初 版

譯者序

這本書原名是「東久邇日記」，出版於一九三五年四月，譯者於同年五月間讀到以後，就將牠譯出來，後來陸續在亞洲世紀刊載，最近才整理起來刊印單行本。

在這樣各界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高潮時候，我們來刊行這樣一本小冊子，恐怕會使人不覺問我：「我們的意旨所在，甚至還會引起誤會，更可能將譯者列入『發起中日友好協會』的人羣中，而予以『懲』」，這點實是應該加以說明的，翻譯本書的目的，不過在使國人明瞭日本投降前後的一段事實，及一部日本人對於無條件投降所抱的企望，也就此可以知道美國今日對日政策的轉變是有其背景的。

東久邇裕彥氏（這樣寫法，實在不妥，但是現在在日本皇族廢宮以後，還沒有正式決定姓氏，所以只好這樣稱他），以一個皇室至親，在戰後挺身出來主持投降後第一任接受聯合國管制的內閣，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十天，但對於聯合國方面不能說不是由此奠下控制日本政府的一點基礎，現在的由「管制」變成了「扶植」，當然不是那時候的人所想的。

東久邇自脫離皇族以後，即以一平民身份開了一間香煙店，以小本經營，他也不像皇室和其他皇族一樣擁有鉅大的土地與資產，他在那樣的環境裏，能够潔身自愛，也還是難得的。東久邇的思想雖在全體日本人的思想中，是無足重輕的，但總可以說是一種象徵，他也可以灌溉它，培養它，是可以滋長起來的。

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是應該警惕於日本的復興，日本軍國主義的再抬頭，但並非是要中日永結成仇恨，永遠對立，甚至永遠循環報復，我們應該希望：在沒有外力影響日本的時候，日本能够出現一個

和平的，可以與東方各國合作的政府，將日本人民永遠安放在和平世界之中，不再踏入歧途，我們應該在六千萬日本人之中，努力去發現可以與我們和平相處的份子，同時我們希望在日本愛好世界和平的人們組織起來，共同努力去消滅世界上反人類的戰爭因素。

我們就本了這一點意思，刊行這本小冊子，希望讀者也能引起同感。
最後，我感謝許多朋友的鼓勵及沈蘇兄幫忙設計一個封面。

譯者附記卅七年五月卅日

日本的錯誤 目次

譯者序

一 回憶留法時代

二 希望和平

三 投降

四 接受組閣之命

五 維持秩序

六 麥帥抵日

七 言論自由

八 聽訴

九 感服中國

十 接見外國記者

十一 在職五十天

十二 下一代文明的理想

日本的錯誤（原名東久邇日記）

一 回憶留法時代

在我去歐洲以前，我是一個日本的皇族，被閉鎖在舊式的封建的習俗中，完全失去了個人自由；連出去看戲的機會都沒有。思想方面，我所接受的教育是：日本是一個神國，日本爲世界各國之冠，我們要愛日本。我因爲是日本皇族，受的是軍隊教育，所以從幼年學校起，所見所聞都是非常偏狹的。我到法國以後感覺到一切觸到眼耳來的，都是珍貴的，新奇的。那是一九一九年，剛剛第一次歐洲大戰停戰以後。當時，我是陸軍少校。

在我個人方面：自從到法國以後，才恢復了人類應有的性格。一個皇族，在無知無覺中，在接觸不到一點社會的教育中成長起來，並且還加上陸軍的環境束縛，完全脫離了實際社會，只知道空空洞洞的談「愛日本」。

我到了法國以後，以我所得到的教訓，再來看日本以前那種種神話的，超國家主義的日本觀，軍隊式的日本觀，完全沒有了，對於日本的國土，藝術，民俗等，也都能看得善惡分明了。

我自從到歐洲以後，更感覺到日本人有趕快覺悟的必要。

我到法國以後，立刻進了范德魯 Fontainebleau 砲兵學校，那學校是拿破崙在被流放以前，曾留過最後贈言的地方。砲兵學校出來以後，我又進了陸軍大學；同時，我還在私立的政治社會學校（

École Libre Science Politique) 讀了三年，這政治社會學校的課程是非常有意義的。這時候，我於專攻軍事學以外，學到了社會學、政治學等，我也聽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的講義。

我很愛好圖畫。在法國時，我也想研究一點圖畫。最初因為有黑木三次的介紹，我時常到畫家毛萊 (Glaude Monet) 的家裏去玩，那時候，毛萊先生已經是白頭髮的老人家了，他短小精幹的樣子，神氣十足，與你握手的時候，表現得有力而親熱。他是當時印象派的巨擘。

我在毛萊先生家裏，遇見了克里蒙梭 (Clemenceau)，這老頭雖已經是八十歲了，但還是很頑強的，在法國他曾得過，「老虎總理」的綽號，我見他的那時候，他已經退隱了。因為是初次會面，毛萊先生替我們介紹，他說我是「日本皇族」。克老表現不大高興的樣子，他說：「我不喜歡日本」。於是我開始了像吵嘴一樣的寒暄。我說：「我也不喜歡法國」。克老立刻反問：「你既不喜歡法國，為什麼又來這裏？」這時候，我們已經在握手了，我說：「我雖然不喜歡法國，但是也想來這裏多學習一點自由、文化，尤其是藝術。」

當時在旁邊聽着的毛萊先生趕快來解釋，他說：「虎翁是不會客氣的人，他無論看見誰，不喜歡就說不喜歡的。」

毛萊先生與虎翁的交情非常厚，所以，我到毛萊先生家裏的時候，常常可以遇到虎翁。有一次虎翁與我談起巴黎和會時候的事情，他說：「在巴黎和會中，日本的態度真是不大好，日本的外交技術很拙劣。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要國際的朋友，知己，只知道縱自己的所欲。一點也不考慮國際關係。」

但是，虎翁很誇讚西園寺公，他認為其他出席巴黎和會的日本代表，全都不行，並且具體的一一加以指摘。他說：「只有西園寺一個人懂得世界事情。」

我是從這時候起，深深的感覺到一個人必須要有國際的知識。像是「唯我獨尊」及德國式的「德意志民族第一」那樣的觀念，是不對的。應該在世界協調中，去找尋日本應走的道路。

這樣的想法，在今日的日本也是可以行得通的，一定要與世界爲友，然後日本才能够站得起，行得通。

又有一天，虎翁證實他不喜歡日本的話，他舉一個例，說：——「我曾到過爪哇、蘇門答臘、印度各地旅行，但是我沒到日本去。」我問虎翁：「能不能告訴我，你爲什麼不喜歡日本。」他說：——「日本是一個蠻不講理的國家，無故吞併朝鮮，又拿不正當的要求壓迫中國。」我再反問他：「不錯，日本是蠻不講理，那末，法國怎麼樣？不管怎麼說吧！法國拿何爾加利做屬國，還不是蠻強壓迫的麼？」

這時候，虎翁笑了，他沉默了一會，再說：「總之，征服別的民族或國家，是不應該的，也是非常困難的。」他並且特別提起我的注意說：「將來，英國的愛爾蘭，法國的北非，奧國的捷克，日本的朝鮮總會惹出一些麻煩來的。」

離開巴黎向東，大約一小時的汽車旅程的地方，靜靜鄉村中，毛萊先生有一所別墅，佈置得非常美麗，有名畫「睡蓮圖」中的荷池。在這院落中，裝設成很考究的日本式庭園，東洋風趣的弓背橋，還有亭樹藤架等。

毛萊先生特別向我說明：「這日本式的庭園還是請日本匠人來建造的。」房間裏面，壁間懸着日本有名的「浮世繪」。毛萊先生所保存的日本名畫雖不算多，但都是佳作

，其中有世界上僅有三張的名畫之一。毛萊先生常常自己誇讚着，說：「倫敦、紐約也沒有這些名畫」。他指着那些少女入浴的畫，說：「多好！」我對於這些名畫到底好在什麼地方，一點也不知道，只好漫口答應着：「很好，很好！」

教我學畫的畫家之中，有一個猶太人，他對於政治非常有興趣，他的朋友很多，其中也有許多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，我在他的畫室裏也常常遇到這些人，並且也常常談論政治與思想問題，其中有一個是從蘇聯回來的，他當然是一個共產黨，但是他說：「法國有法國的共產黨；我並不是蘇聯的共產黨，而是法國的共產黨。」這句話，給我的印象非常深。

當時，法國議會裏也有兩三個共產黨員，他們都常到這畫室裏來玩。有一次問我：「日本也有共產黨麼？」我回答說：「有，我雖不大清楚，大概也不少吧！」「那末，以後應該研究研究共產主義了。」

在今天，我想：日本實在是應該研究共產主義了，但是那時候就有人告訴我，說：「馬克斯的資本論是很難懂的，可是必定要讀。」現在研究起來，也還是有很多困難，有許多不能理解的地方。

在當時，歐洲的國家都在裁軍，因此我想，日本也應該裁軍。恰巧，這時候參謀本部的部附金谷少將（後來昇到大將任參謀總長）來了，我便將我的意見告訴他：

「日本現在不知道怎麼樣？……看看歐洲大勢，裁軍問題已經成為議會中的重要議程了，這時候，在軍備方面，要想搶一個「先着」，我想：應該裁減一半陸上部隊，努力擴充空軍……」金谷少將一句話就把我的意見全部抹殺了，他說：「這是赤色的危險思想。」他還向我說：「再不要這樣講了，這種想法將危害日本國家，如果青年將校都染到了這樣危險思想，那就麻煩了，以後

，不要再這樣講了。」

可以說，從那時候起，日本軍事當局的方針，一直沒有改變過，只要是與他們不同的意見，立刻就加上一頂「赤」帽子。

我自己，也因爲身份是陸軍軍人。所以我雖想到，但爲了怕戴那頂「赤」帽子，我也就不進言了。從那以後，我什麼也未曾說過。但是，我仍是認爲應該以空軍代替陸上部隊。

當時，法國正努力使地上部隊機械化。我自己是步兵，本來是一步一步慢慢走的，現在可以轆轤的坐在戰車上，或是汽車上了。所以，我也想到，要使地上部隊機械化，也應該大量的採用戰車或是汽車。然而在日本陸軍的傳統精神是：「只要有和大和魂，只要有肉彈，沒有機械化的必要。」

在歐洲，連騎兵都不用了，已經進步到戰車時代了。日本的所有所是，實在已經離開了世界整個的前進的軌道。

法國陸大的朋友們曾對我說過：「當第一次大戰的時候，我們法國人對於美軍參戰，都沒有存多大的期待，但是，結果在與美軍併肩作戰的時候，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，我們法軍都不能活動了，而美軍士兵們像到了足球場上一樣，踏着死者屍身往前衝。美軍作戰看作同賽拳一樣，他們在戰場上的勇氣，真是令人佩服，我們那才改變了對美軍的觀感。」

一般雖流行着，今後世界上一定有一次美日戰爭，但是，日本不會對美挑戰，可是，日本終於決定和美國打了一次仗了。

其後，我自己也曾到過各戰場去視察，想找一些美軍行動的證明事實告訴我，美軍的確勇敢，使我更相信：假如美日間發生戰爭的話，日本一定要失敗的。

我回日本以後，我拿我在法國時所見所聞的向日本當局提出警告，但他們總說我的話有「歐洲白

脫臭」。

從那時候起，我分析美日戰爭，總是覺得美國勝利的成分多。

我在歐洲的時候，不只是到過西部前線，其他各地方的戰場也都視察過。又關於一切參戰國家，如英、法、德、美國等國民的民情，也收集有一些。戰場的悲慘情形，無論勝敗國家，都是一樣的痛苦，我深深的感覺到戰爭是不應該讓她發生的。

二 希望 和平

昭和二年（一九二七年）從歐洲回來，自昭和四年十二月到第二年八月，我任少將在參謀本部服務。這時候，我很希望到中華民國去走一趟，我想到南京去見蔣介石先生，然後到中國內地去看看四川的重慶成都等中國的古戰場。

參謀本部已經允許了，我也在作旅行的準備了，但是，遇到了外務省的反對，他們說「中日關係現在很不好，旅行是很危險的」。

我到中國旅行的目的是：當時蔣先生已經統一了中國。將來，蔣先生一定是中日關係上的中心人物。希望能見見面，多交換些意見。我想：直接問蔣先生：中國所以要排斥日本的原因。如果遇着可以解決的問題，就直接解決。我想：到中國旅行一趟就不僅僅是從歷史上，從文學上知道一點中國的情形，而是可以從實地視察知道。

我的願望，因為外務省反對，就不得不中止了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倘若那時候，我到中國去旅行的希望能實現，也許不會一點作用都不發生的吧！

我於是改變了方向，要到南洋爪哇、蘇門答臘方面去旅行；這次，連參謀本部也不贊成了。

我認爲中日兩國必須是要合作的，爲了發現解決合作問題的關鍵，我一定要得到中國中心人物將先生的意見。

我之決心想到中國去，並不是爲了侵略中國，也不是爲了我是一個軍人，實在是一個希望和平的日本人。

昭和十三年（一九三八年）三月，我任航空本部部長，爲了視察各地的航空隊，我到了北平，會到當時的軍司令部去訪問過司令官寺內大將。

在那屋子裏，各主任參謀都述說了他們作戰業務的成果。寺內軍司令官及岡部軍參謀長都在滿面得意的談著。他們說完了以後，我先向他們道歉，然後對他們說了下面的一段話：

「由於各位的努力，日軍得以連戰連勝，那真是很好。」

「但是，在我所讀過的歷史上，漢民族雖曾有一時被武力征服的事，但是到後來，侵略者必定是被漢民族所同化。又譬如帝王雖是異民族的血統，然實際政治上的權力還是操在漢民族手裏。漢民族同化力之強是世界有名的，那是絕對不能以武力來征服的。本來，我認爲日本與中國應該作很友善的隣人，中日應該親善，決不應該相爭。」

「現在，日本軍不能就因爲「勝了，勝了」而得意，我想！這次戰爭決不是這樣簡單，一定會很長，戰爭拖長下去，長期駐兵在中國的時候，結果恐怕我們的士兵也逃不出歷史上所示的前例吧！

「這個戰爭，這樣繼續打下去，只有兩國多犧牲些人命，我看，這邊還是趕快想辦法停止這戰爭吧！」

也許是我這些話說得不大好，軍司令官及軍參謀長的臉上變了顏色，表示很生氣的樣子，他們像斥責我的神氣說：

「誰這樣說的？是不是近衛總理這樣說過？是日本國內現在已經全部在希望和平麼？假如是這樣就不必打下去了。」

蔣軍是一定會打敗的。「皇軍」士兵隨便在中國駐多長久的時間，軍紀總是嚴肅的，決不會給漢民族同化的。」

我覺得與這般人辯論是缺少意義的，我也不再繼續說下去，僅向他們說明：「這完全是我個人的意思，也決沒有受別人的影響。」說完之後就離開了司令部。

其後，不到兩個月，我被任爲軍司令官到中國作戰。在寺內大將指揮下參加了徐州戰役。

我想：這真是故意給我爲難。

在進攻漢口以前，我被派率領一個軍，參加進攻漢口戰爭。在那時候我想：

「漢口，已經是中國的腹地了，如果攻下來，蔣先生就沒有立腳地方了。現在中央與中共還是對立的，可是以後就說不定會握手合作起來抗日了。」

「再一方面，中央政府轉移到重慶成都以後，日本軍也就沒有辦法了。因此，我覺得進攻漢口的戰役，並不能就看出中日戰爭的勝敗來。反不若不佔領漢口，趕快與蔣先生談判和平。」我與軍參謀等研究結果，參謀長及全體幕僚都反對我這種主張，都認爲——非佔領漢口不可。因此，我再向總軍司令官申述我的意見，但是總司令官也是表示「絕對的反對。」

最後我再向東京參謀本部進言，不知爲什麼，東京方面始終沒有回信來。這事也就這樣毫無結果

了。

然我仍是不願放棄謀致和平的信念。後來到南京看見本間雅晴中將，我又問他：「我想應該同蔣先生講和，參謀及總司令官都反對。我向參謀本部進言，爲什麼也沒有回信？」本間中將告訴我說：「講和是很對的，我現在也覺得非講和不可，最近，多田參謀次長要到這裏來，你同他講講看怎麼樣？」

不久，我的部隊奉令移駐南京北方的廬州，我想在廬州等多田參謀次長來。一方面心裏還在幻想着。也許在多田參謀次長來以前，參謀本部的回信就來了。後來，因爲天氣關係，多田參謀次長又不來了，這一切的計劃又都完了。

於是便進行進攻漢口戰役了。在開始作戰以前，我在軍司令部裏召集各師團長訓話，我告訴他們說：「在作戰期間，不得虐待或殺害俘虜。」

我所率領的部隊也向漢口外圍進攻了。突然傳說岡村軍團已經先一步進漢口了，於是我的部隊就改變方向，沒有進漢口市區。實在，當我準備進攻漢口的時候，我沒有放棄講和的念頭，我想，如果我的軍隊先進漢口，那我還是在兵臨漢口城下的時候，與蔣先生談和平。現在既然岡村部隊進了漢口，我也就只有轉進到別的地方了。

當時報紙上，對於「入城第一號」的報導，還大書而特書，認爲是一種功勳。後來我聽說，蔣主席一直到漢口將陷落的時候，才離漢口，我真是失了一個機會，後來周佛海到東京的時候，聽他說：「日軍攻佔漢口真是不應該，在那時候，日軍最好與中國講和。」

漢口攻奪以後，對四川省怎麼樣，這成了一個疑問？對中共的關係到底怎麼樣呢？實在說來，攻佔漢口對中國固然不利，對日本也是不利的。

×
×
×
當我在戰線上的時候，有兩個從國內來的新聞記者，他們是來慰勞的。一個是日本新聞協會的光永（星郎）理事長，他是到廬州來看我的。光永來的時候，帶來了不少國內報紙，在那些報上，看到當時政府排英美政策，各種報紙也大寫其排外的社論，還刊登着在英大使館前舉行示威遊行的照片，當時我想，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態呀？

光永理事長兩三天以後，就回日本，他問我有沒有東西要帶回去，我就叫他把下面的一段話帶回去：

「我想，現在應該趕快解決這「中日事變」並且應該趕快把日、英、美、蘇之間的國際關係弄好。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日本國內現在大事提倡反英美運動，這是不好的。

請你回日本以後，把我這意思轉告各報社主持人及有名的寫文章的人，並且請你向某有名的新聞人提出忠告，要他趕快停止了反英美的運動，再不要發表反英美的文章。」

我雖然身在戰場，但仍不時的懷念祖國，對於目前這一切現象感覺得悲傷，我對於某新聞名人進了忠告，後來我回國以後，聽得旁人告訴我，他竟拼命攻擊我，說我是「親英美論者。」

還有一個是每日新聞社的高石主筆，他是我到漢口的時候，來慰勞的，他把日本內地的狀況詳細的告訴了我。

我對高石主筆說：「現在日本發動反英美運動，我很替日本就心，我覺得這樣作法，將與日本不利。這時候要及早解決中日事件，應該與中英美蘇各國調整國際關係，相反的高唱反英反美

，那不是不妙的麼？」

當時高石主筆表示讀成我的意見，我就請他回國之後，在報章上發表；高石主筆告訴我說：「這樣的意見，現在，在日本內地已經不能寫了。」

我聽了這話，非常詭異，現在日本內地已經壓迫得沒有言論自由了麼？當時，我非常憤慨，也對於日本這個國家非常就心起來。我再告訴他說：

「老實說，我在沒有攻佔漢口以前，我真有意與蔣先生談談和平，現在進入了漢口，我的願望也無法實現，中日的和平也不成功了。」

高石主筆很驚奇的說，他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，覺得非常有興趣。

×

×

×

×

我對於軍中生活覺得很有一點樂趣，在我的記憶中還有這樣一段。

徐州會戰當時，我是戰役開始以後才參加的。這裏所記的，也就是作戰當時的事情：

徐州的街道已經是被戰爭破壞得只剩下斷壁殘垣了，唯一完整的建築物便是一所外國人辦的教堂。那樣收容了許多中國病人和傷兵，我會派遣我部隊裏的軍醫去幫着治療，並且還叫他們帶藥云。那裏外國牧師們很高興，並且驚奇日本醫術的進步。我聽到我的部下這樣報告給我，我也非常愉快。

在徐州會戰以後，我的部隊有一部份奉命去佔領開封。開封是歷史上非常古老的一個城市。

從前我有一個教法語的先生，他曾告訴過我，很久以前曾有一族猶太人遷居到開封，後來就變成開封的土著了。這次我的部隊佔領開封以後，我立即命令那方面的師團司令部，調查現在那裏猶太人的情形，那些猶太人的後裔是否還有？如果現在還有，他們的生活情形如何？是否也與歐洲的少數民族情形一樣在受中華民族的壓迫？